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西遊記  
第五十一回 心猿空用千般計 水火無功難煉魔

話說齊天大聖空著手敗了陣，來坐於金嶺山後，撲梭梭兩眼滴淚，叫道：「師父啊，指望和你： 佛恩有德有和融，同幼同生意莫窮。

同住同修同解脫，同慈同念顯靈功。  
同緣同相心真契，同見同知道轉通。  
豈料如今無王杖，空拳赤腳怎興隆！

大聖悽慘多時，心中暗想道：「那妖精認得我，我記得他在陣上誇獎道：『真個是鬧天宮之類！』這等啊，決不是凡間怪物，定然是天上兇星，想因思凡下界。又不知是那裡降下來魔頭，且須上界去查勘查勘。」

行者這才是以心問心，自張自主，急翻身，縱起祥雲，直至南天門外。忽擡頭見廣目天王，當面迎著長揖道：「大聖何往？」行者道：「有事要見玉帝。你在此何幹？」廣目道：「今日輪該巡視南天門。」說未了，又見那馬、趙、溫、關四大元帥作禮道：「大聖，失迎。請待茶。」行者道：「有事哩。」遂辭了廣目並四元帥，徑入南天門裡，直至靈霄殿外，果又見張道陵、葛仙翁、許旌陽、丘弘濟四天神，並南斗六司、北斗七元，都在殿前迎著行者，一齊起手道：「大聖如何到此？」又問：「保唐僧之功完否？」行者道：「早哩，早哩，路遙魔廣，才有一半之功。見如今阻住在金嶺山金嶺洞。有一個兇怪，把唐僧父拿於洞裡，是老孫尋上門與他交戰一場，那廝神通廣大，把老孫的金箍棒搶去了，因此難縛魔王。疑是上界那個兇星思凡下界，又不知是那裡降來的魔頭，老孫因此來尋尋玉帝，問他個鉗束不嚴。」許旌陽笑道：「這猴頭還是如此放刁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是放刁，我老孫一生是這口兒緊些，才尋的著個頭兒。」張道陵道：「不消多說，只與他傳報便了。」行者道：「多謝，多謝。」

當時四天神傳奏靈霄，引見玉陛。行者朝上唱個大喏道：「老官兒，累你，累你。我老孫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，一路凶多吉少，也不消說。於今來在金嶺山，金嶺洞，有一兇怪，把唐僧拿在洞裡，不知是要蒸，要煮，要晒。是老孫尋上他門，與他交戰，那怪卻就有些認得老孫，卓是神通廣大，把老孫的金箍棒搶去，因此難縛妖魔。疑是上界那個兇星，思凡下界，為此老孫特來啟奏。伏乞天尊垂慈洞鑒，降旨查勘兇星，發兵收剿妖魔，老孫不勝戰慄屏營之至。」卻又打個深躬道：「以聞。」傍有葛仙翁笑道：「猴子是何前倨後恭？」行者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不是甚前倨後恭，老孫於今是沒棒弄了。」

彼時玉皇天尊聞奏，即忙降旨可韓司知道：「既如悟空所奏，可隨查諸天星斗、各宿神王，有無思凡下界，隨即覆奏施行，以聞。」可韓丈人真君領旨，當時即同大聖去查。先查了四天神門上神王官吏。次查了三微垣中大小群真。又查了雷霆官將陶、張、辛、鄧、苟、畢、龐、劉。最後才查三□三天，天天自在。又查二□八宿：東七宿：角、亢、氐、房、參、尾、箕；西七宿：斗、牛、女、虛、危、室、壁；南七宿、北七宿：宿宿安寧。又查了太陽、太陰、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七政；羅睺、計都、炁孛四餘。滿天星斗，並無思凡下界。行者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我老孫也不消上那靈霄寶殿。打攪玉皇大帝，深為不便。你自回旨去罷，我只在此等你回話便了。」那可韓丈人真君依命。孫行者等候良久，作詩紀興曰：

風清雲霽樂昇平，神靜星明顯瑞禎。  
河漢安寧天地泰，五方八極偃戈旌。

那可韓司丈人真君歷歷查勘，回奏玉帝道：「滿天星宿不少，各方神將皆存，並無思凡下界者。」玉帝聞奏：「著孫悟空挑選幾員天將，下界擒魔去也。」

四大天神奉旨意，即出靈霄寶殿，對行者道：「大聖啊，玉帝寬恩，言天宮無神思凡，著你挑選幾員天將，擒魔去哩。」行者低頭暗想道：「天上將不如老孫者多，勝似老孫者少。想我鬧天宮時，玉帝遣□萬天兵，佈天羅地網，更不曾有一將敢與我比手。向後來，調了小聖二郎，方是我的對手。如今那怪物手段又強似老孫，卻怎麼得能夠取勝？」許旌陽道：「此一時，彼一時，大不同也。常言道：『一物降一物』哩。你好違了旨意？但憑高見，選用天將，勿得遲疑誤事。」行者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深感上恩，果是不好違旨；一則老孫又不可空走這遭。煩旌陽轉奏玉帝，只教托塔李天王與哪吒太子去罷，他還有幾件降妖兵器，且下界與那怪見一仗，以看如何。果若能擒得他，是老孫之幸；若不能，那時再作區處。」

真個那天師啟奏了玉帝，玉帝即令李天王父子率領眾部天兵，與行者助力。那天王即奉旨來會行者。行者又對天師道：「蒙玉帝遣差天王，謝謝不盡。還有一事，再煩轉達：但得兩個雷公使用，等天王戰鬥之時，教雷公在雲端裡下個雷摑，照頂門上錠死那妖魔，深為良計也。」天師笑道：「好好好。」天師又奏玉帝，傳旨教九天府下點鄧化、張蕃二雷公，與天王合力縛妖救難。遂與天王、孫大聖徑下南天門外。

頃刻而到。行者道：「此山便是金嶺山。山中間乃是金嶺洞。列位商議，卻教那個先去索戰？」天王停下雲頭，扎住天兵在於山南坡下道：「大聖素知小兒哪吒，曾降九□六洞妖魔，善能變化，隨身有降妖兵器，須教他先去出陣。」行者道：「既如此，等老孫引太子去來。」

那太子抖擻雄威，與大聖跳在高山，逕至洞口，但見那洞門緊閉，崖下無精。行者上前高叫：「潑魔！快開門，還我師父來也。」那洞裡把門的小妖看見，急報曰：「大王，孫行者領著一個小童男，在門前叫戰哩。」那魔王道：「這猴子鐵棒被我奪了，空手難爭，想是請得救兵來也。」叫：「取兵器。」魔王綽槍在手，走到門外觀看，那小童男生得相貌清奇，□分精壯。真個是：

玉面嬌容如滿月，朱脣方口露銀牙。  
眼光掣電睛珠暴，額闊凝霞髮髻髻。  
繡帶舞風飛彩焰，錦袍映日放金花。  
環條灼灼攀心鏡，寶甲輝輝襯戰靴。  
身小聲洪多壯麗，三天護教惡哪吒。

魔王笑道：「你是李天王第三個孩兒，名喚做哪吒太子，卻如何到我這門前呼喝？」太子道：「因你這潑魔作亂，困害東土聖僧，奉玉帝金旨，特來拿你。」魔王大怒道：「你想是孫悟空請來的。我就是那聖僧的魔頭哩。量你這小兒曹有何武藝，敢出朗言？不要走，吃吾一槍。」

這太子使斬妖劍，劈手相迎。他兩個搭上手，卻才賭鬥，那大聖急轉山坡，叫：「雷公何在？快早去，著妖魔下個雷摑，助太子降伏來也。」鄧、張二公即踏雲光，正欲下手，只見那太子使出法來，將身一變，變作三頭六臂，手持六般兵器，望妖魔砍來；那魔王也變作三頭六臂，三柄長槍抵住。這太子又弄出降妖法力，將六般兵器拋將去。是那六般兵器？卻是砍妖劍、斬妖刀、縛妖索、降魔杵、繡球、火輪兒。大叫一聲：「變！」一變□，□變百，百變千，千變萬，都是一般兵器，如驟雨冰雹，紛紛密密，望妖魔打將去。那魔王公然不懼，一隻手取出那白森森的圈子來，望空拋起，叫聲：「著！」唵喇的一下，把六般兵器套將下來。慌得那哪吒太子赤手逃生。魔王得勝而回。

鄧、張二雷公在空中暗笑道：「早是我先看頭勢，不曾放了雷摑。假若被他套將去，卻怎麼回見天尊？」二公按落雲頭，與太子來山南坡下，對李天王道：「妖魔果神通廣大。」悟空在傍笑道：「那廝神通也只如此，爭奈那個圈子利害。不知是甚麼寶貝，丟起來善套諸物。」哪吒恨道：「這大聖甚不成人。我等折兵敗陣，□分煩惱，都只為你，你反喜笑何也？」行者道：「你說煩惱，終然我老孫不煩惱；我如今沒計奈何，哭不得，所以只得笑也。」

天王道：「似此怎生結果？」行者道：「憑你等再怎計較；只是圈子套不去的，就可拿住他了。」天王道：「套不去者，惟水火最利。常言道：『水火無情。』」行者聞言道：「說得有理。你且穩坐在此，待老孫再上天走來。」鄧、張二公道：「又去做甚的？」行者道：「老孫這去，不消啟奏玉帝，只到南天門裡，上彤華宮，請熒惑火星君來此放火，燒那怪物一場，或者連那圈子燒做灰燼，捉住妖魔。一則取兵器還汝等歸天，二則可解脫吾師之難。」太子聞言甚喜道：「不必遲疑，請大聖早去早來，我等只在此拱候。」

行者縱起祥光，又至南天門外。那廣目與四將迎道：「大聖如何又來？」行者道：「李天王著太子出師，只一陣，被那魔王把六件兵器撈了去了。我如今要到彤華宮請火星君助陣哩。」四將不敢久留，讓他進去。至彤華宮，只見那火部眾神，即入報道：「孫悟空欲見主公。」那南方三炁火星君整衣出門迎進道：「昨日可韓司查點小宮，更無一人思凡。」行者道：「已知。但李天王與太子敗陣，失了兵器，特來請你救援救援。」星君道：「那哪吒乃三壇海會大神，他出身時，曾降九□六洞妖魔，神通廣大，若他不能，小神又怎敢望也？」行者道：「因與李天王計議，天地間至利者，惟水火也。那怪物有一個圈子，善能套人的物件，不知是甚麼寶貝，故此說火能滅諸物，特請星君領火部到下方縱火燒那妖魔，救我師父一難。」

火星君聞言，即點本部神兵，同行者到金嶺山南坡下，與天王、雷公等相見了。天王道：「孫大聖，你還去叫那廝出來，等我與他交戰，待他拿動圈子，我卻閃過，教火德帥眾燒他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正是，我和你去來。」火德共太子、鄧、張二公立於高峰之上，與他挑戰。

這大聖到了金嶺山洞口，叫聲：「開門！快早還我師父。」那小怪又急通報道：「孫悟空又來了。」那魔帥眾出洞，見了行者道：「你這潑猴，又請了甚麼兵來耶？」這壁廂轉上托塔天王喝道：「潑魔頭！認得我麼？」魔王笑道：「李天王，想是要與你令郎報仇，欲討兵器麼？」天王道：「一則報仇要兵器，二來是拿你救唐僧。不要走，吃吾一刀。」那怪物側身躲過，挺長槍，隨手相迎。他兩個在洞前這場好殺。你看那：

天王刀砍，妖怪槍迎。刀砍霜光噴烈火，槍迎銳氣迸愁雲。一個是金嶺山生成的惡怪，一個是靈霄殿差下的天神。那一個因欺禪性施威武，這一個為救師災展大倫。天王使法飛沙石，魔怪爭強播土塵。播土能教天地暗，飛沙善著海江渾。兩家努力爭功績，皆為唐僧拜世尊。

那孫大聖見他兩個交戰，即轉身跳上高峰，對火星君道：「三炁用心者。」你看那個妖魔與天王正鬥到好處，卻又取出圈子來。天王看見，即撥祥光，敗陣而走。這高峰上火德星君忙傳號令，教眾部火神一齊放火。這一場真個利害，好火：

經云：「南方者火之精也。」雖星星之火，能燒萬頃之田；乃三炁之威，能變百端之火。今有火槍、火刀、火弓、火箭，各部神祇，所用不一。但見那半空中火鴉飛噪，滿山頭火馬奔騰。雙雙赤鼠，對對火龍。雙雙赤鼠噴烈焰，萬里通紅；對對火龍吐濃煙，千方共黑。火車兒推出，火葫蘆撒開。火旗搖動一天霞，火棒攪行盈地燎。說甚麼甯威鞭牛，勝強似周郎赤壁。這個是天火非凡真利害，烘烘赫赫火風紅。

那妖魔見火來時，全無恐懼。將圈子望空拋起，唵喇一聲，把這火龍、火馬、火鴉、火鼠、火槍、火刀、火弓、火箭，一圈子又套將下去，轉回本洞，得勝收兵。

這火星君手執著一桿空旗，招回眾將，會合天王等，坐於山南坡下，對行者道：「大聖啊，這個兇魔真是罕見。我今折了火具，怎生是好？」行者笑道：「不須報怨。列位且請寬坐坐，老孫再去去來。」天王道：「你又往那裡去？」行者道：「那怪物既不怕火，斷然怕水。常言道：『水能剋火。』」等老孫去北天門裡，請水德星君施佈水勢，往他洞裡一灌，把魔王澆死，取物件還你們。」天王道：「此計雖妙，但恐連你師父都淹死也。」行者道：「沒事。澆死我師，我自有個法兒教他活來。如今稽遲列位，甚是不當。」火德道：「既如此，且請行，請行。」

好大聖，又駕筋斗雲，徑到北天門外。忽擡頭，見多聞天王向前施禮道：「孫大聖何往？」行者道：「有一事要入烏浩宮見水德星君。你在此作甚？」多聞道：「今日輪該巡視。」正說處，又見那龐、劉、苟、畢四大天將進禮邀茶。行者道：「不勞，不勞，我事急矣。」遂別卻門神，直至烏浩宮，著水部眾神即時通報。眾神報道：「齊天大聖孫悟空來了。」水德星君聞言，即將查點四海、五湖、八河、四瀆、三江、九派並各處龍王俱遣退。整冠束帶，接出宮門，迎進宮內道：「昨日可韓司查點小宮，恐有本部之神思凡作怪，正在此點查江海河瀆之神，尚未完也。」行者道：「那魔王不是江河之神，此乃廣大之精。先蒙玉帝差李天王父子並兩個雷公下界擒拿，被他弄個圈子，將六件神兵套去。老孫無奈，又上彤華宮請火星君帥火部眾神放火，又將火龍、火馬等物一圈子套去。我想此物既不怕火，必然怕水，特來告請星君施水勢，與我捉那妖精，取兵器歸還天將，吾師之難，亦可救也。」水德聞言，即令黃河水伯神王：「隨大聖去助功。」水伯自衣袖中取出一個白玉盃兒道：「我有此物盛水。」行者道：「看這盃兒能盛幾何？妖魔如何澆得？」水伯道：「不瞞大聖說。我這一盃乃是黃河之水，半盃就是半河，一盃就是一河。」行者喜道：「只消半盃足矣。」遂辭別水德，與黃河神躲離天關。

那水伯將盃兒望黃河舀了半盃，跟大聖至金嶺山，向南坡下見了天王、太子、雷公、火德，具言前事。行者道：「不必細講，且教水伯跟我去。待我叫開他門，不要等他出來，就將水往門裡一倒，那怪物一窩子可都澆死。我卻去撈師父的屍首，再救活不遲。」

那水伯依命，緊隨行者，轉山坡，逕至洞口，叫聲：「妖怪開門！」那把門的小妖，聽得是孫大聖的聲音，急又去報道：「孫悟空又來矣！」那魔聞說，帶了寶貝，綽槍就走，響一聲，開了石門。這水伯將白玉盃向裡一傾。那妖見是水來，撒了長槍，即忙取出圈子，撐住二門。只見那股水骨都都的只往外泛將出來。慌得孫大聖急縱筋斗，與水伯跳在高峰。那天王同眾都駕雲停於高峰之前，觀看那水，波濤泛漲，著實狂瀾，好水！真個是：

一勺之多，果然不測。蓋唯神功運化，利萬物而流漲百川。只聽得那潺潺聲振谷，又見那滔滔勢漫天。雄威響若雷奔走，猛湧波如雪捲顛。千丈波高漫路道，萬層濤激泛山巖。冷冷如漱玉，滾滾似鳴絃。觸石滄滄噴碎玉，回湍渺渺旋窩圓。低低凹凹隨流蕩，滿潤平溝上下連。

行者見了，心慌道：「不好啊！水漫四野，澆了民田，未曾灌在他的洞裡，曾奈之何？」喚水伯急忙收水。水伯道：「小神只會放水，卻不會收水。常言道：『潑水難收。』」咦！那座山卻也高峻，這場水只奔低流。須臾間，四散而歸澗壑。

又只見那洞外跳出幾個小妖，在外邊吆吆喝喝，伸拳擲袖，弄棒拈槍，依舊喜喜歡歡耍子。天王道：「這水原來不曾灌入洞內，枉費一場之功也。」行者忍不住心中怒發，雙手掄拳，闖至妖魔門首，喝道：「那裡走！看打！」說得那幾個小妖丟了槍棒，跑入洞裡，戰兢兢的報道：「大王，不好了，打將來了！」那魔王挺長槍，迎出門前道：「這潑猴老大德懶！你幾番家敵不過我，縱水火亦不能近，怎麼又踵將來送命？」行者道：「這兒子反說了哩。不知是我送命，是你送命？走過來，吃老外公一拳。」那妖魔笑道：「這猴兒強勉纏纏！我倒使槍，他卻使拳。那般一個筋腦子拳頭，只好有個核桃兒大小，怎麼稱得個鎚子起也？罷罷罷，我且把槍放下，與你走一路拳看看。」行者笑道：「說得是，走上來。」

那妖撩衣進步，丟了個架子，舉起兩個拳來，真似打油的鐵鎚模樣。這大聖展足挪身，擺開解數，在那洞門前，與那魔王遞走拳勢。這一場好打。噢！

拽開大四平，踢起雙飛腳。韜發劈胸墩，剌心摘膽著。仙人指路，老子騎鶴。餓虎撲食最傷人，蛟龍戲水能兇惡。魔王使個蟒翻身，大聖卻施鹿解角。翹腿淬地龍，扭腕拿天橐。青獅張口來，鯉魚跌脊躍。蓋頂撒花，遶腰貫索。迎風貼扇兒，急雨催花落。妖精便使觀音掌，行者就對羅漢腳。長掌開闊自然鬆，怎比短拳多緊削。兩個相持數□回，一般本事無強弱。

他兩個在那洞門前廝打，只見這高峰頭喜得個李天王厲聲喝采，火德星鼓掌誇稱。那兩個雷公與哪吒太子，帥眾神跳到跟前，都要來相助；這壁廂群妖搖旗擂鼓，舞劍掄刀一齊護。孫大聖見事不諧，將毫毛拔下一把，望空撒起，叫：「變！」即變做三五個小猴，一擁上前，把那妖纏住，抱腿的抱腿，扯腰的扯腰，抓眼的抓眼，擗毛的擗毛。那怪物慌了，急把圈子拿將出來。大聖與天王等見他弄出圈套，撥轉雲頭，走上高峰逃陣。那妖把圈子往上拋起，唵喇的一聲，把那三五個毫毛變的小猴，收為本相，套入洞中，得了勝，領兵閉門，賀喜而去。

這太子道：「孫大聖還是個好漢。這一路拳，走得似錦上添花；使分身法，正是人前顯貴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列位在此遠觀，那怪的本事，比老孫如何？」李天王道：「他拳鬆腳慢，不如大聖的緊疾。他見我們去時，也就著忙；又見你使出分身法來，他就急了。所以大弄個圈套。」行者道：「魔王好治，只是套子難降。」火德與水伯道：「若還取勝，除非得了他那寶貝，然後可擒。」行者道：「他那寶貝如何可得？只除是偷去來。」鄧、張二公笑道：「若要行偷禮，除大聖再無能者。想當年大鬧天宮時，偷御酒，偷蟠桃，偷龍肝、鳳髓及老君之丹，那是何等手段！今日正該拿此處用也。」行者道：「好說，好說。既如此，你們且坐，等老孫打聽去來。」

好大聖，跳下峰頭，私至洞口，搖身一變，變做個麻蒼蠅兒，真個秀溜。你看他：

翎翅薄如竹膜，身軀小似花心。手足比毛更瑩，星星眼窟明明。善自聞香逐氣，飛時迅速乘風。稱來剛壓定盤星，可愛些些有用。

輕輕的飛在門上，爬到門縫邊，鑽進去。只見那大小群妖舞的舞，唱的唱，排列兩傍。老魔王高坐臺上，面前擺著些蛇肉、鹿脯、熊掌、駝峰、山蔬果品。有一把青磁酒壺，香噴噴的羊酪椰醪，大碗家寬懷暢飲。行者落於小妖叢裡，又變做一個獾頭精，慢慢的演近臺邊。看夠多時，全不見寶貝放在何方。急抽身轉至臺後，又見那後廳上高吊著火龍吟嘯，火馬號嘶。忽擡頭，見他的那金箍棒靠在東壁，喜得他心癢難撻，忘記了更容變像，走上前拿了鐵棒，現原身丟開解數，一路棒打將出去。慌得那群妖膽戰心驚，老魔王措手不及，卻被他推倒三個，放倒兩個，打開一條血路，徑自出了洞門。這才是：

魔頭驕傲無防備，主杖還歸與本人。

畢竟不知吉凶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